

老舍作品精典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老舍作品精典

(上卷)

舒 乙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作品精典/老舍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9

ISBN 7-5043-3202-X

I. 老… II. 老…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 2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6032 号

老舍作品精典

作 者	老舍
责任编辑	刘跃钊
装帧设计	王旭东
责任校对	曹铎
版式设计	刘伟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灰楼(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向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300(千)字
印 张	54.125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50 套
书 号	ISBN7-5043-3202-X/I·499
定 价	7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五把钥匙(代前言)

舒 乙

老舍先生是北京人

满族人

穷人

生于上世纪最末一年,死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

一生有近十年生活在国外

以上五点对他来说,最为重要,是了解他、懂得他的五把钥匙。

北京是金、元、明、清几代王朝古都,文人出了无计其数,但是,说来奇怪,真正流传百世的大文学家倒没有几个,远不如南方的名士多。数来数去,北京的大文学家大概只有元代的关汉卿、明代的李汝珍、清代的纳兰性德和现代的老舍了。

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二十五岁之前一直住在北京,其后隔了二十五年,到了五十岁又回到北京,直到去世,他六十七岁时死于北京。也就是说,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过的,是个地道的北京人。这一点,帮了他的大忙,北京是他的写作源泉。

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一般公认的有以下几种:长篇小说《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这九部代表作,巧得很,全部是写北京的。可以说,老舍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北京的。

从时间跨度上看:老舍先生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写于一九二五

年，是写北京的，当时他二十六岁；他的压卷之作是小说《正红旗下》，写于一九六三年，也是写北京的，当年他已六十四岁。也就是说，他写了一辈子北京。

从数量上看，老舍长篇小说的百分之六十是描写北京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写了十四部大型话剧，除《西望长安》和《神拳》外，全是以北京为背景地点的，就连《西望长安》和《神拳》也各有一幕是发生在北京的。

这里要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虽然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但在老舍先生从事写作的四十一年里，他的大部分时间却并不住在北京，只有一九四九年后的十七年是真正在北京度过的，其余的时间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武汉，在重庆，在北碚，在纽约。可是，不论他在哪里，他都在写北京，他想北京，他的心始终在北京。

老舍先生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叫《想北平》，写得十分感人，其中有一段把他的心情描写得极贴切：“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老舍先生有一个重要的文学主张。他以为热烈的追忆往往能写出绝妙的传世之作。他说：最熟悉的，不管多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就可能产生出最好的作品来。这是切身之谈，是在说他自己的经验。

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是相当真实的，山水名胜古迹胡同店铺基本上用真名，大都经得起实地核对和验证。这些真地名在老舍著作里一共出现过二百四十多处。这个庞大的数字，不仅构成老舍作品的一大特点，而且为它们增添了强烈的立体感、真实感和亲切感。

作为北京人，老舍先生用北京话写作，这又使他占了好大的便宜。“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学走上了用白话文写作占主导地位的新阶段，但是最初的白话文是一种欧式语法的白话文，一般的平民并不懂，读这种白话文著作对他们来说也不亚于读天书。老舍先生走了一条

新路,他的头四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和《小坡的生日》给当时的文坛刮来一股清新的风。他是第一位纯粹用北京人的口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他为自己提出的奋斗目标是,用平民千字文深的一千个字写出好文章来。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来描写一切。这是破天荒的大胆提法。现在,这种写法已经司空见惯,而且成了光荣的传统。但是,在当时,在二十年代,这种写法是带有革命性的转变,而且并不为当时所有的人所接受,不少人就以为老舍先生的文字太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老舍先生曾大声地回答过这种指责:“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

总的说来,老舍先生主张用方言写作,一则带有地方色彩,永远具体而生动,二则它绝对是口语。他自己就在作品中大量地用北京方言写作。北京话素以轻快幽默生动闻名天下。老舍先生得了地利之功,他的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被誉为最活泼的、最俏皮的、最有音乐性的、最流利的和最上口的。当时有些批评家说老舍的文字地方色彩太浓,可是,后来不论是国语还是普通话,都偏偏规定以北京音为基础,于是,老舍先生的文字反而成了大家学习的范文。老舍先生创造了一种仅仅属于他自己的,经过节选、加工和改造了的漂亮的北京话,并不是记录型的所谓“京片子”,并用它进行文学创造,甚至用它来描写,譬如说,车夫走卒如何形容日落。由于在语言文字上的杰出贡献,老舍先生被称为“语言大师”。

老舍先生诞生在一个满族低级军官的家族。满族是个熟透了的民族,满族人多才爱艺,非常善于学习,后来全面继承了汉文化。一个清末普通的满族人,多多少少都会唱两句京戏或者牌子曲,会玩一两样乐器,会养鸟,会种花……总之,在文化上相当成熟。这个满族出身背景,对一位作家来说,非同小可。有过一个统计,老舍先生本人的爱好多达十多种:打拳、唱戏、养花、说相声、藏画、玩骨牌、和小孩子交朋友、下小馆、念外文、写字、养猫、旅行、行善、赠友、起名字、劳动、收藏小珍宝等等。由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熟悉和热爱,老舍先生除了写小

说之外，还热衷于写戏剧和曲艺。和同代的文学家相比，他称得上是一个“全才”，他除了享有“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人之一”和著名戏剧家的美称之外，还被叫作“曲艺改革的创始人”。由抗日战争时期起，他就开始写大鼓词、单弦、快板、太平调、河南坠子、相声，后来，他还为曲艺艺人写了一出多幕戏，教他们用各种曲牌去演唱，像演歌剧似的，他为这种形式的戏取了一个新名字，叫“曲剧”。现在，舞台上不仅有曲剧上演，北京还有专门的曲剧剧团了。老舍先生这种多面手的本事和他的满族出身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老舍先生一岁半的时候，父亲死在和八国联军的战斗中，以后的日子完全靠不识字的母亲替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活儿和帮佣过活。他小时候，除了几个扣泥饽饽的小模子和涂了红颜色的羊拐之外，夏日由老槐树上吐丝而下的“吊死鬼”（槐虫）是他的不要钱的好玩艺儿。他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之后，一闭眼，他就看见苦命的母亲和自己清贫的童年，心中充满一种悲凉感，不由得常常满腔激愤。苦境给了他一副瘦弱的身体，但同时也给了他顽强坚韧的性格和勤劳务实的精神。当他成为作家之后，他称自己为“写家”，像木匠和车夫一样，每日必须伏案操劳，除非生病卧床不起，同行们一致叫他作“文艺界的劳动模范”。他的多产正是他孜孜不倦的报偿。

长期生活在穷人杂居的小胡同里，使他对城市贫民的生活非常熟悉，尤其是对拉车的、做各种小买卖的、艺人、妓女、耍手艺的、巡警、看坟的、小职员以及大杂院里半饥饿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们了如指掌。他对他们的惨状有着切身的体验，充满了深厚的同情。他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把他的最感人的作品都献给了穷人，希望唤起他们对悲惨命运的抗争，希望孩子不再穿不上裤子，男人不再卖命，女人不再卖肉，都能过上人的生活。

老舍先生的作品有两个表面看起来并不很容易捏合在一起的显著特点，一个是它们的悲剧倾向，另一个则是它们的幽默风格。以前面介绍过的九部代表作为例，几乎篇篇都有悲剧，或者通篇就是大悲

剧,而且悲得快让人透不过气来,然而,它们并不是那种沉着面孔、正面控诉的血泪俱下的文字,相反,它们的外表往往都是调侃的、诙谐的、俏皮的,甚至是嬉戏的。老舍先生擅长用笑讲哭的故事。从风格的渊源上看,他的故事里很有些晚清小说作品里的嬉笑怒骂,也流露出一些狄更斯的洒脱说笑。他的这一手功夫堪称是“含泪的笑”之大手笔,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命中率,其效力之大常常超过正统的批判武器。随饱经风霜的生活历程的延伸,老舍先生越是晚年的作品,在这方面越有神采,在《茶馆》上演的剧场里,他的无与伦比的妙语,几乎一句一个“碰头好”,哄堂大笑,从头到尾,此起彼落。观众恨不得把欣赏戏名角的手段,诸如叫好,喝彩,跟着剧团跑有一场看一场等等,都用在老舍话剧的观赏里。他们觉着看他的戏“过瘾”、“有嚼头”,而且把他的台词都当成了口头语,像“别把这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我就是忘了姓什么,也忘不了您这档子事”,非常便当地放在生活对话中,成为现代语言中最机智、最风趣的点缀。

细细看来,老舍先生作品的这两大特点的形成,和他的穷人出身关系极密切。老舍先生外表热情温和,可是,在文字中,他老说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的内心极为严肃。一九三七年他开始写自传体小说《小人物自述》,其中有一大段自白,看了使人惊心动魄,甚至不寒而栗。

每逢看见一条癞狗……我就要问:你干嘛活着?你怎样活着?在这条狗东西身上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和这条狗一样,得不到任何回答,只是默默地感到一些迷惘,一些恐怖,一些无可形容的忧郁……

然而正像在同一篇作品所写的,他由一片黑暗中走了出来,他并不知道是怎样摸索着走出来的。“走出来,并无可欣喜;想起来,却在悲苦之中稍微有一点爱恋”。这点爱恋把他由悲苦中升腾了起来,强打精神,咬着牙,把泪全咽到肚里,将嫉恶如仇和舍命从善同样发挥到

极点,并且超过这个极点,开始用笑脸面对世界,大彻大悟,大慈大悲,成了一个大幽默家,信笔写来,嬉笑唾骂皆成文章。

老舍先生诞生在一个可以称作产生巨人的年代,他和许多近代著名人物同庚。郑振铎、王统照、周恩来都和他同年诞生。历史发展到他们那个时期突然加快了脚步,由几千年后缓慢和相对平静的境地进入了一个跃进和千变万化的状态。他们是旧时代的最后一批产儿,也是新时代的第一批婴孩。在他们身上,旧的传统留了许多遗迹;可是,新鲜的事情,外国的东西,也同样对他们大有影响。老舍先生在中学时期受过严格的古文基础训练,十八岁能写出一笔极为纯正的对仗工整、用典丰富的格律诗词,而且颇有唐诗的风韵。二十五岁,他到了英国,一住五年,讲一口地道的伦敦音,能用英文阅读世界名著,能用英文写作,他到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新加坡。一九四六年以后又在美国生活了近四年。他的这种经历使他能够站在两根坐标的交汇点上。纵坐标是民族传统文化,横坐标是近代世界文明。这两根坐标给了他对事物的犀利的鉴别能力,使他能站得比较高,看得比较远,具备了成为一个现代思想家的基本条件。不能说老舍先生有什么了不起的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每一个作品里确实都在认真地思考问题,而且,往往是很大很大的问题,他的答案也是带有强烈的独立见解的。他在《二马》里提了一个为什么中国人是“出窝老”的问题;他在《猫城记》里提了一个为什么中国人不会自己走路,老是一窝蜂似地跟外国学的问题,他甚至惊人地预见了一股狂热的风能把所有的书都烧掉,去“革”图书馆的“命”;他在《四世同堂》里提了一个中国的沉重的文化包袱问题……老舍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艺术为人生”观点的热烈拥护者和实践者,他所思索的问题使他的著作往往具有深邃的内涵,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闪光的珍藏。一部在国内引起争议的《猫城记》,在老舍先生去世后,竟在苏联一国连续再版发行了七十万册,并不是因为这部书的艺术有多么强,倒是它的思想,对人的行为深刻的剖析的剖析使它成为了一部不朽的传世之作,被誉为世界上

三大讽刺名著之一。

作为一个文学家，老舍先生是“以文载道”的坚定反对者，他历来不主张文学有很短见的功利目的，他主张文学是独立的，有它的特质。他甚至大声地呼吁道：对文学，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他强调感情，强调美，强调想象，以为舍此三点绝不成其为文学。他在文学语言上下功夫，他不准别人改动他的哪怕一个标点，说每个标点他都反覆推敲过。他在文学体裁上不断地进行试验，写一韵到底的新长诗，把昆曲改成活剧，在话剧里加“数来宝”，发明“曲剧”，把意识流、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嫁接在一起，搞“大洋若土”，搞“旧瓶装新酒”。总之，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形式美的探索者，正如他在总结《骆驼样子》的创作经验时所说：“虽然每天落在纸上不过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和泪来。”

老舍先生不幸去世之后，自从一九七八年以后，国内外已新出版了上百种他的各种著作，在中国大陆，在北京，在日本，在欧洲成立了四个老舍研究会，编著出版了五十多种老舍研究专著，先后掀起了三次全国性的他的名著上演高潮，而且把中国话剧第一次带出了国。

身后的盛况，时间的考验，地域的覆盖，一起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老舍先生，这位饱经苦难的人民艺术家，这位中国现代文豪，深深活在人们心中，像一块不朽的丰碑。

目 录

茶馆.....	(1)
龙须沟	(50)
老张的哲学	(104)
二马	(223)
大悲寺外.....	(384)
柳家大院.....	(395)

茶 馆

人 物

王利发——男。最初与我们见面，他才二十多岁。因父亲早死，他很年轻就作了裕泰茶馆的掌柜。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

唐铁嘴——男。三十来岁。相面为生，吸鸦片。

松二爷——男。三十来岁。胆小而爱说话。

常四爷——男。三十来岁。松二爷的好友，都是裕泰的主顾。正直，体格好。

李 三——男。三十多岁。裕泰的跑堂的。勤恳，心眼好。

二德子——男。二十多岁。善扑营当差。

马五爷——男。三十多岁。吃洋教的小恶霸。

刘麻子——男。三十来岁。说媒拉纤，心狠意毒。

康 六——男。四十岁。京郊贫农。

黄胖子——男。四十多岁。流氓头子。

秦仲义——男。王掌柜的房东。在第一幕里二十多岁。阔少，后来成了维新的资本家。

老 人——男。八十二岁。无倚无靠。

乡 妇——女。三十多岁。穷得出卖小女儿。

小 妞——女。十岁。乡妇的女儿。

庞太监——男。四十岁。发财之后，想娶老婆。

小牛儿——男。十多岁。庞太监的书童。

宋恩子——男。二十多岁。老式特务。

吴祥子——男。二十多岁。宋恩子的同事。

康顺子——女。在第一幕中十五岁。康六的女儿。被卖给庞太监为妻。

王淑芬——女。四十来岁。王利发掌柜的妻。比丈夫更公平正直些。

巡 警——男。二十多岁。

报童——男。十六岁。

康大力——男。十二岁。庞太监买来的义子，后与康顺子相依为命。

老林——男。三十多岁。逃兵。

老陈——男。三十岁。逃兵。老林的把弟。

崔久峰——男。四十多岁。作过国会议员，后来修道，住在裕泰附设的公寓里。

军官——男。三十岁。

王大栓——男。四十岁左右，王掌柜的长子。为人正直。

周秀花——女。四十岁。大栓的妻。

王小花——女。十三岁。大栓的女儿。

丁宝——女。十七岁。女招待。有胆有识。

小刘麻子——男。三十多岁。刘麻子之子，继承父业而发展之。

取电灯费的——男。四十多岁。

小唐铁嘴——男。三十多岁。唐铁嘴之子，继承父业，有作天师的愿望。

明师傅——男。五十多岁。包办酒席的厨师傅。

邹福远——男。四十多岁。说评书的名手。

卫福喜——男。三十多岁。邹的师弟，先说评书，后改唱京戏。

方六——男。四十多岁。打小鼓的，奸诈。

车当当——男。三十岁左右。买卖现洋为生。

庞四奶奶——女。四十岁。丑恶，要作皇后。庞太监的四侄媳妇。

春梅——女。十九岁。庞四奶奶的丫环。

老杨——男。三十多岁。卖杂货的。

小二德子——男。三十岁。二德子之子，打手。

于厚斋——男。四十多岁。小学教员，王小花的老师。

谢勇仁——男。三十多岁。与于厚斋同事。

小宋恩子——男。三十来岁。宋恩子之子，承袭父业，作特务。

小吴祥子——男。三十来岁。吴祥子之子，世袭特务。

小心眼——女。十九岁。女招待。

沈处长——男。四十岁。宪兵司令部某处处长。

茶客若干人，都是男的。

茶房一两个，都是男的。

难民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大兵三、五人，都是男的。

公寓住客数人，都是男的。

押大令的兵七人，都是男的。

宪兵四人。男。

傻 杨——男。数来宝的。

第一幕

人物 王利发、刘麻子、庞太监、唐铁嘴、康六、小牛儿、松二爷、黄胖子、宋恩子、常四爷、秦仲义、吴祥子、李三、老人、康顺子、二德子、乡妇、茶客甲、乙、丙、丁、马五爷、小妞、茶房一、二人。

时间 一八九八年(戊戌)初秋,康梁等的维新运动失败了。早半天。

地点 北京,裕泰大茶馆。

〔幕启: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蹭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我们现在就要看见这样的一座茶馆。

〔一进门是柜台与炉灶——为省点事,我们的舞台上可以不要炉灶;后面有些锅勺的响声也就够了。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隔窗可见后院,高搭着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各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

〔有两位茶客,不知姓名,正眯着眼,摇着头,拍板低唱。有两三位茶客,也不知姓名,正入神地欣赏瓦罐里的蟋蟀。两位穿灰色大衫的——宋恩子与吴祥子,正低声地谈话,看样子他们是北衙门的办案

的(侦缉)。

[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假若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和库兵,身手都十分厉害。好在,不能真打起来,因为在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已有人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横眉立目,短打扮,随时进来,往后院去。

[马五爷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独自坐着喝茶。

[王利发高高地坐在柜台里。

[唐铁嘴趿拉着鞋,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耳上夹着几张
小纸片,进来。

王利发 唐先生,你外边蹦蹦吧!

唐铁嘴 (惨笑)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送给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不容分说,拉过王利发的手来)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您贵庚是……

王利发 (夺回手去)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由柜台内走出,让唐铁嘴坐下)坐下!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交不了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你的更灵验!

[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诌诌的,提着小黄鸟笼;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茶房李三赶紧过来,沏上盖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松二爷、常四爷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

松二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常四爷

松二爷 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为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

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二德子不听王利发的话，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楼下桌去，摔碎。翻手要抓常四爷的脖领。

常四爷 （闪过）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马五爷 （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二德子 （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嘿！您说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钱我候啦！（往后面走去）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马五爷发牢骚）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评理！

马五爷 （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见！（走出去）

常四爷 （对王利发）邪！这倒是个怪人！

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

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

王利发 （低声地）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 （往原处走）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王利发 （向宋恩子、吴祥子那边稍一歪头，低声地）说话请留点神！（大声地）李三，再给这儿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磁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

〔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刘麻子先向松二爷、常四爷打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国造，又细又纯！

常四爷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刘麻子 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着，我办点小事！（领康六找了个座儿）

〔李三拿过一碗茶来。